

外研社基础外语教学与研究丛书·英语教师教育系列

王 蔷 主编

促进学习： 二语教学中的形成性评价

罗少茜 黄 剑 马晓蕾 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助项目成果

外研社基础外语教学与研究丛书·英语教师教育系列

王 蔷 主编

促进学习： 二语教学中的形成性评价

罗少茜 黄 剑 马晓蕾 著



H09

91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北京 BEIJING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促进学习：二语教学中的形成性评价 / 王蔷主编；罗少茜等著. —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4.12

(外研社基础外语教学与研究丛书. 英语教师教育系列)

ISBN 978-7-5135-5454-1

I. ①促… II. ①王… ②罗… III. ①第二语言—语言教学—研究 IV. ①H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309135 号

出版人 蔡剑峰
项目负责 范海祥
责任编辑 严雪芳
执行编辑 陈 菲
封面设计 张 峰
版式设计 北京天泽润科贸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印 刷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650×980 1/16
印 张 21.5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5-5454-1
定 价 42.00 元

基础教育出版分社：

地 址：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外研社大厦 基础教育出版分社 (100089)

咨询电话：010-88819666 (编辑部) / 88819688 (市场部)

传 真：010-88819422 (编辑部) / 88819423 (市场部)

网 址：<http://www.nse.cn>

电子信箱：beed@fltrp.com 或登录 <http://www.nse.cn> (留言反馈) 栏目

购书电话：010-88819928/9929/9930 (邮购部)

购书传真：010-88819428 (邮购部)

购书咨询：(010) 88819929 电子邮箱：club@fltrp.com

外研书店：<http://www.fltrpstore.com>

凡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联系我社印制部

联系电话：(010) 61207896 电子邮箱：zhijian@fltrp.com

凡侵权、盗版书籍线索，请联系我社法律事务部

举报电话：(010) 88817519 电子邮箱：banquan@fltrp.com

法律顾问：立方律师事务所 刘旭东律师

中咨律师事务所 殷 斌律师

物料号：254540001

总 序

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策划出版的“基础外语教学与研究丛书——英语教师教育系列”自2002年陆续出版以来，至今已经过去了近十年。这十年也正是我国21世纪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不断发展的十年。这套丛书从英语教学策略、英语学习策略、英语教材分析与设计、英语课堂形成性评价、英语测试以及英语教师行动研究等多个方面，为广大基础教育英语教师提供了课程改革初期的理论研究引领、教学实践指导和教师发展的支持，得到了广大英语教师的欢迎和认可。

回顾过去十年课程改革的经历，我们欣慰地看到，基础教育英语课程改革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以学生为主体的课程理念逐步深入人心，广大教师按照英语课程标准的要求，努力实践新课程的理念，把培养学生的综合语言运用能力作为教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听、说、读、写的教学实践中，努力为学生奠定良好的语言知识基础，同时渗透对语言学习策略的培养；采用形式多样的课堂评价方式；关注学生的情感需求和思维发展；重视通过英语课程渗透对学生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教育，提高学生的跨文化意识，为实现课程的工具性与人文性的高度统一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和积极的探索。教师的角色正在从单纯语言知识的传授者转变为学生学习的指导者、促进者、组织者和资源提供者。

十年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与创新，使教师教育工作者和广大的英语教师对英语教育和教学都有了诸多新的认识，并在实践中积累了大量宝贵的经验和优秀的教学案例。与此同时，国内外对外语教育理论与方法的探索和研究也有了很多新的进展，需要我们从更新的角度和更高的起点对课程与教材、教法与学法、测试与评估以及教师专业发展等方面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进行探索。

当前，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优先发展教育、促进教育公平以及提高教育质量成为“十二五”规划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战略发展目标，也是我国建设人才资源强国的保障。因此，推动和提高教师专业化发展被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而确保每间教室都有一位具备良好专业素质和较强执教能力的教师，是实现

这一目标的根本所在。课程改革的持续发展要求教师必须不断学习、不断更新人才培养观念、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以及改革教育评价方式，在实践中反思和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和水平，推动外语教育教学理论和课堂教学实践的深入发展。提高外语教师整体专业素质已经成为新时期课程改革持续发展的首要任务，也是课程改革能否持续推进和获得成功的关键。

为此，我们从今年开始修订这套丛书，其意义在于为创建一支引领改革、勇于探索、深入研究、坚持发展的外语教师队伍提供有力的专业支持，为教师的专业发展提供优质的学习资源。通过专业的引领和指导，使广大英语教师在课程改革的新的发展时期，继续探索和实践以学生发展为主体的课程理念，努力为每个学生的发展创设良好的学习空间和氛围，这既是继续推动基础英语课程改革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提高广大英语教师专业素质的需要。只有坚持理念、积极尝试、锐意改革、努力创新，才能不断提升和发扬基础教育英语课程改革已经取得的成效。我衷心希望这套新修订的丛书能够更好地为广大英语教师的理论学习和教学研究提供帮助，能够成为英语教师专业发展的良师益友。

王 蔷

北京师范大学外文学院
外语教育与教师教育研究所

2011年4月于北京

前言 (Foreword)

十余年前,我写了《英语课堂教学形成性评价研究》(2003),简要地介绍了形成性评价。这本书将“形成性评价”的概念介绍到中国的英语课堂中来,阐述了其基本类型、原则、方式等。但是当时自己对形成性评价的认识和理解并不深刻。通过进一步的学习和实践,我更多地了解了形成性评价,也感到真正理解与实践形成性评价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十年过去了,尽管各类政府文件都在提倡教育改革、倡导教学与评价的创新,但是我们的评价体制并没有很大的改观。无论课堂内外,终结性评价充斥着我们的生活 (Shepard, 2013)。各种考试、测验、家庭作业和各章节后的问题都在或显或隐地传递着同一个信息:学习的最终目的是考试,语言是模式化的,包括词汇表、语法表和多项选择题等。尽管关于形成性评价的研究也有一些,但是在以下两个方面的研究才刚起步:一是系统描述教师在形成性评价方面的日常实践;二是用于发展和推广形成性评价专业知识的条件 (Cummin, 2008)。前者的研究非常重要,因为对于教师日常形成性评价实践系统、深入的描写,是进一步改进和提升形成性评价实践的基础。后者指教师的形成性评价知识和技能是形成性评价促学作用得以保证的先决条件;什么样的系统最适合教师形成性评价素养的提升,是研究者和实践者急需解决的问题。此外,尽管教师的研究实践表明,系统地观察和收集学习者的语言范例是记录和掌控学习者语言进步最有用的工具 (Gardner & Rea-Dickins, 2002; Rea-Dickins, 2008),但在我国,目前教师仍然在官僚式的终结性评测系统和以教学为中心的形成性评价之间徘徊、犹疑和挣扎。

那么,是否有更有效的方法来改进这种状况呢?是否有更科学实用的综合评价体系使教师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识学生的水平,从而更有效地进行教学和评价呢?是否有可能改进不可避免的测试,而更多地关注我们期望学生发展的深层次技能呢?能否在技术上投资,使评价更加贴切、有效?能否让教师基本使用拓展的开放任务并开展较为频繁的测评?能否将形成性和终结性评价进行结合,以减少对一次性考试的依赖呢?怎样评价才最能体现课程标准的核心要求?怎样才能正确地甄别不同水平、层次的学生

生，并给出诊断信息、提出有针对性的教学目标？怎样划定分数线才能有效地描述学生的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教师怎样有效安排教学？怎样在评价中考虑文化和语言差异？（Bennett & Gitomer, 2008）

基于以上原因，我决定修订《英语课堂教学形成性评价研究》（2003）一书，并将书名改为《促进学习：二语教学中的形成性评价》（Enhancing Learning through Formative Assessment in L2 Classrooms），意为在二语教学中，形成性评价的宗旨是学习，是为了使教学更有效，使学习真正得以发生。以学习为宗旨的形成性评价具有以下十个原则（Assessment Reform Group, 2002）：

1. 是有效教学和学习的一部分；
2. 是课堂教学的中心；
3. 因为评价均有感情因素，所以形成性评价敏感且富有建设意义；
4. 促进学习目标和关于评价标准共识的达成；
5. 是教师不可或缺的专业技巧；
6. 使学生得到建设性的指导，并取得进步；
7. 赞赏所有学习者在各方面取得的成就；
8. 重点在学生怎么学；
9. 考虑学习者动力的重要性；
10. 发展学生自我评价的能力，并使他们成为善于反思和自我管理的学习者。

本书围绕以上原则展开：第一章对形成性评价进行概述，包括形成性评价的起源、不同角度的定义和特性、分类的方法和策略以及工作模型，如怎样促进达成学习目标和关于评价标准的共识等；第二章针对第5、第6和第7条原则，阐述教师为主导的形成性评价，旨在帮助读者深入理解和实施形成性评价，如怎样收集形成性评价的各种有用信息；第三章重点介绍学生为主导的形成性评价（第8、第9和第10条原则），如自我评价、同伴评价及自我调节，并分析自我评价、形成性评价和自我调节之间的关系；第四章首先讨论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之间的关系及各自的优缺点，然后探讨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融合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方法。

为了让读者进一步地了解形成性评价并去实践，笔者基于自己的研究和实践经验，在第五章分享了一些形成性评价在课堂中实施的案例，希望能为二语教师研究和实施形成性评价提供借鉴。有些案例虽在笔者所著的《任务型语言教学》（2006）和《英语教学评估》（2002）中涉及过，如

临海和深圳案例，但在本章中有更详细的介绍和深入的讨论。本章还引用了北京案例和大学英语专业写作档案袋案例。鉴于我国二语教育仍处于改革期，第六章分析了国内二语课堂形成性评价的现状与未来，主要涉及政策、研究和实施三个层面。这一章还介绍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形成性评价研究”，内容包括：(1)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评价研究现状；(2)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形成性评价研究现状；(3) 基于前两点和当今学界对形成性评价研究的情况，介绍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形成性评价研究方向。将这一部分放在此处的原因有二：一是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在世界各地的兴起和相关教学与研究的蓬勃发展，因此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评价研究这部分内容纳入本书顺理成章；二是我们正在做“基于认知的第二语言(英语和汉语)能力表现评价框架的构建”研究，希望与读者分享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一些实证研究结果。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形成性研究不仅与第六章的主题相吻合，也将是未来评价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罗少茜

于北京师范大学励耘楼

2014年10月10日

目 录

第一章 形成性评价概述 (Formative Assessment: An Introduction)	1
第一节 形成性评价的定义	1
第二节 形成性评价的分类	23
第三节 形成性评价的特点	30
第四节 形成性评价的工作模型	37
第二章 教师主导的形成性评价 (Formative Assessment by Teachers)	53
第一节 课堂提问	53
第二节 形成性评价信息的反馈	75
第三节 学生学习档案袋	89
第四节 教师主导的课堂提问、反馈及学习档案袋	102
第三章 学生主导的形成性评价 (Formative Assessment by Students)	104
第一节 自我评价	104
第二节 同伴评价	115
第三节 同伴辅导	128
第四节 自我调节	132
附 录	141
第四章 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 (Formative Assessment and Summative Assessment)	153
第一节 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的关系	153
第二节 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对学习的影响	165
第三节 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的实践融合	170
小 结	191

第五章 形成性评价案例 (Cases of Formative Assessment)	193
第一节 临海	193
第二节 深圳	201
第三节 北京	204
第四节 写作档案袋	219
小 结	225
附 录	227
第六章 国内二语课堂形成性评价的现状与未来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the Future of Formative Assessment in L2 Classrooms in China)	239
第一节 国内二语课堂形成性评价研究与实践现状	239
第二节 形成性评价研究与实践中的主要问题	256
第三节 形成性评价未来的发展方向	267
第四节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形成性评价研究	280
结语 逃离分数的洞穴 (Closing Marks)	289
参考文献	291
致 谢	331
后 记	332

第一章 形成性评价概述

(Formative Assessment: An Introduction)

评价历来是教育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教育系统中的评价一般分为两大类：终结性评价和形成性评价。大规模、高利害的终结性评价是推进学校改革和进步的主要推动力之一，一直被视为影响学校政策和课堂实践的重要因素。在中国的外语教育中，有很多终结性、高利害的评价，其中教师较为熟悉的是中考、高考、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等。随着教育改革的推动，与教师日常教学关系更为密切的形成性评价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仍处于初始阶段。要使形成性评价切实得以实施，教师对其充分的认识和了解是十分必要的。本章主要从形成性评价的定义、分类、特点和工作模型四个方面展开论述。

第一节 形成性评价的定义

(Definition of Formative Assessment)

形成性评价已有四十多年的历史，它对学生学习和教师教学的促进作用已经得到了研究者、实践者和政策制定者的一致认可。许多国家和地区不仅将形成性评价写进了权威的教育文件，而且将其视为评价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尽管如此，众人关于形成性评价的理解仍然莫衷一是，有许多模糊甚至偏颇。据 2007 年 9 月 17 日《教育周刊》(Bennett, 2011) 报道，测试行业在形成性评价方面的分歧如此之大，以至于测试专家 Stiggins 都已经不再使用形成性评价这一术语 (Cech, 2007)。这种概念理解上的差异和不足，不仅使理论研究难以形成合力，也导致了实践推广上的举步维艰。具体来说，如果我们不能有效地定义形成性评

价,那么,(1)我们就不能记录它的有效性,不能评价形成性评价是否已按计划实施,也不能将其推广到更多的课堂、学校和地区;(2)我们就不清楚形成性评价研究总结报告中究竟应该涵盖哪些内容,因而无法对研究结果进行总结;(3)我们就不能将其运用到我们的课堂环境中去,因为我们不了解在运用过程中要关注哪些要点(Bennett, 2011);(4)将会阻碍教师对自己的教学实践进行总结,教师无法进一步提炼和扩展已经包含形成性评价的教学实践,不利于形成性评价在课堂层面的发展创新。

实际上,形成性评价因其促进学习的作用引起了许多学者的注意。他们给了形成性评价诸多定义。这些定义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互补和矛盾的地方。这种多样性一方面说明了形成性评价研究本身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也确实为与其相关的研究和实践增加了难度。如果研究者和实践者对于何为形成性评价的理解都不一致,那么研究和实践便失去了理论基础。因此本节将对形成性评价的各种定义进行回顾和分析,比较其特点,旨在构建一个综合、全面、合理的形成性评价概念。

一、形成性评价定义的共性

首先,我们从形成性评价的各种定义所强调的五个方面来看其共性:目的、学习成就证据、评价任务、时间和频率以及反馈。

1. 强调形成性的目的

多数学者都从目的和使用的角度来定义形成性评价。首次使用“形成性”这一术语的学者 Scriven (1967) 给出了如下定义:

当教育者对一个成熟的、已经完成的教育项目的价值进行评价时,他所进行的是终结性评价,其目的是评判,帮助决策者做出关于教育项目是否合格的决定;但当教育者对一个正在进行中的教育项目进行评价时,他所进行的则是形成性评价,其目的不是评判,而是修正,即找出项目中的潜在问题,并做出如何改进项目的决定。

从以上定义来看,Scriven 当时提出的形成性评价与我们现在所理解的主要在课堂中进行的形成性评价有所不同,它的评价对象不是学生的学习情况,而是某个教育项目的质量。继 Scriven 之后,“终结性”和“形成性”这两种评价方式被 Bloom 引入教学评价领域。Bloom (1968)

认为形成性评价是在教学过程中的每一个阶段提供反馈和纠正措施，是教师和学生通过小测试进行的评价，其目的是辅助教学过程。Bloom, Hastings 和 Madaus (1971) 合作出版了《学生学习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手册》，重新定义了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为课堂教学形成性评价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他们将“终结性评价”这一术语定义为在学期、课程或项目结束后所进行的评价，其目的是为了打分、评级、评价进展，或进行课程、研究项目、教育计划的有效性研究，最核心的特征就是在学习或教学完成之后对学习或教学效果做出判断。但是这种判断常常引起学生、教师和课程开发者的焦虑和防御心理。在现实生活中，虽然我们不希望进行这种形式的评价，但又不得不使用它。而形成性评价是在课程建设、教和学的过程中发生的各种系统性评价，旨在改进课程及教与学。在形成性评价中，我们关注课程建设、教与学中的产出，不仅将这些产出作为最有价值的关于课程以及教与学的证据，而且还寻求最有效的方法来报告这些证据，如通过降低与评价相关的负面效果，或让教师、学生以及课程开发者（形成性评价的使用者）做出判断。

之后的二十多年中，形成性评价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直到 Black 和 Wiliam (1998a) 开始对形成性评价进行综述研究，才又掀起了形成性评价研究和实践的热潮。Black 和 Wiliam 继承了 Bloom 从目的或功能的角度定义形成性评价的传统，将其定义为所有教师/学生进行的活动，而且这些活动提供的信息将用于反馈，以调整随后进行的教与学的活动。

此外，众多学者都给出了各自对形成性评价的定义，大多数都强调了评价的功能。在这些定义中出现了“to advance”“to modify”“to improve”“to enhance”等表示改进之意的词语。

2. 强调以学习成就证据为基础的调整

从目的和使用的角度来看，任何课堂活动或任务都可以是形成性的，只要该活动或任务产生的信息被用于指导和调整教和学，以促进学习 (Black & Wiliam, 1998a)。但这种调整不是随意发生的，形成性评价强调的对教和学的调整必须以学生的学习成就证据为基础。

Black 和 Wiliam (2003) 认为“任何评价活动，只要它提供的信息被教师和学生用作反馈，以调整他们教和学的活动，那么这种评价就有

利于学习。当学习证据被用于调整教学工作以满足学习需求时，评价即为形成性评价。”同样，Heritage 等（2009）将形成性评价定义为：在教学过程中连续收集学习证据、提供学习反馈的系统化的过程。在这一精心计划的过程中，教师或学生使用以评价为基础的证据来调整正在进行的教和学的活动（Popham, 2008）。

在 Popham（2006）看来，基于学习证据的调整或改进是形成性评价中不可或缺的因素，是形成性评价的“本质”。Popham 认为形成性评价的本质在于它以评价引出的学生学习状态的证据为基础，教师调整教学策略、学生调整学习策略。教师和学生的判断可能并不总是正确，但基于证据的调整优于毫无根据的调整。这种基于证据的调整看似简单的“目的一手段”模式，不值得加以注意和研究，但是许多人类行为都是基于这一模式，人类的诸多进步都以此模式为基础。通过分析过去行为的结果来指导将来行为的人，无疑将获得更大的成功，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也不例外。

3. 强调评价任务的开放性

如上文所述，形成性评价强调教和学的调整应该以学习证据为基础，因此，产生学习证据的评价程序是形成性评价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与以纸笔测试为主要形式的终结性评价相比，形成性评价产生学习证据的方式各异。当然，形成性评价也可以采用纸笔测试的方式获取学习证据，不过它更多地采用非传统的、非正式的方式获取所需的学习证据。Irons（2008）认为任何使学生学习产生了反馈（或前馈）的任务或活动都可以称作形成性评价。Black 和 Wiliam（2003）认为，只要设计和实践的首要目的是为了促进学习的评价，都可以称为形成性评价。至于通过何种方式获得学习证据，则并无任何限制。Black 和 Wiliam（1998a）的定义更是直接指出了教师和学生的活动都具有形成性的价值，即形成性评价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没有限定的方式或策略。学生的口头或书面表达、肢体动作、检查表、同伴对话、传统测验、概念图、日志、评价标准、苏格拉底式提问都可以为形成性评价提供信息。只要能让我们看到学生的认知过程，从表现性评价到多项选择题都可以成为形成性评价的形式。重点是上述活动可以让学生展示自己的思维过程，方便教师引出关于思维过程的证据。

实施形成性评价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并不是在现有的实践基础上冠以“形成性评价”之名就能很快产生效果。形成性评价在课堂中的表现形式多样，每个教师、每种教学风格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形成性评价的形式。因此，教师需要做的不是将某种现有的实践形式拿来使用，而是要真正理解形成性评价的精神，根据教学和学生的需求，找到适当的方式，再将形成性评价的特点融入到自己的课堂实践之中。

4. 强调评价时间和频率

时间维度是定义形成性评价时需要关注的另一要点，因此大多数定义都强调形成性评价是在教学过程中进行的。比如，Cowie 和 Bell(1996)将形成性评价定义为：在学习过程中，教师和学生用于了解学生的学习状况，并对此做出回应以促进学生学习的过程。Wininger 和 Norman(2005)认为，形成性评价就是在教学开始前或进行过程中，为了调整教学并提升学生表现，对学生的学习进度进行测量。Heritage 等(2009)将形成性评价定义为：在教学过程中连续收集学习证据、提供学习反馈的系统化过程。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ETS)更是明确地将形成性评价描述为：“教师和学生使用学习证据调整教和学以满足学生每时每刻(minute by minute)和每天(day by day)的即时学习需求”。

从上述定义中可以看出，形成性评价是在教学过程中发生的，甚至是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评价活动。这与 Bloom 最初对形成性评价的理解有些不同。在 Bloom 的概念中，形成性评价是在 1—2 周的单元教学后进行的形成性测试。从不同时期人们关于形成性评价的定义中我们发现，形成性评价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这一方面表明，将时间和频率作为形成性评价的关键特征已经不太合适了，另一方面也表明形成性评价与教学密切结合的趋势。正如 Sadler(1989)所说，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的区别在于目的和效果，而不是评价的时间。

5. 强调反馈的使用和效果

Sadler(1989)认为，反馈是形成性评价中的一个关键因素。但他强调，只有在被用于缩短学生现有的理解水平和理想的理解水平之间的差距时，反馈才能体现其形成性功能。而这一点是由学生控制的，即只有当反馈给学生的信息被学生用于提升学习表现时，它才是形成性的。

换言之，形成性评价的形成性不在于有没有反馈，而在于反馈有没有被使用。更有极端的观点认为，应该从产生的效果去定义形成性评价。Wiliam (2000) 认为：意图为形成性（有形成性目的）的评价，但是最终没有达到预想效果（没有实现形成性功能）的评价不能称为形成性评价。Popham (2006) 和 Shepard (2008) 也持相同的观点，强调除非教学得到改进，产生形成性的效果，否则不能使用形成性评价这一术语或称其为形成性评价。

我们认为，从有没有提高学习的效果这个角度去定义形成性评价或许欠妥，因为影响学生学习效果的因素复杂，反馈只是其中一个因素，要想做到准确地归因非常困难。其次，教或学效果的验证可能需要相应的方法和长时间跟踪，在可行性上存在问题。因此，较为合理的判断方法是评价有没有对教师和学生的行为产生影响。产生影响的依据在于教师和学生是否使用反馈，如果是，就说明反馈对教与学产生了影响。当然最终效果的体现方式、效果大小、效果好坏，也不是形成性反馈这一个因素就可以解释的。Kluger 和 DeNisi (1996) 在研究中指出，他们所回顾的大部分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这些研究只考虑到了短期的效果。他们建议，关于反馈的研究更应该关注反馈所引发的学生对不同类型反馈的反应或处理方式，而不是反馈对学生的知识技能表现产生的影响。因此，应该从反馈有没有得到教师和 / 或学生的使用、对他们的行为有没有产生影响和改变的角度去定义形成性评价，而教师和学生因评价而产生的行为改变有没有提升知识和技能可能是另一个研究问题。

二、形成性评价定义的分歧

随着人们对形成性评价的认识不断深化，不少国家的教育评价推广组织和众多学者纷纷给出了形成性评价较为全面的定义。但是到目前为止，学界对形成性评价的本质是什么还存在不同的看法。

不过，如果因为对“形成性”这个词的不同理解而放弃“形成性”这个概念，也许并非明智之举。首先，这个术语已被广泛使用，而且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我们不可能要求人们在短时间内放弃这一概念。其次，“形成性”一词体现了教育的核心，反映了教育的主要目标是帮助学习者发展和成长。在我们看来，关于形成性评价理解的种种分歧，一方面体现了形成性评价丰富的发展历程，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审视形成性评价的不同视角。了解这些分歧，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形成性评价。

目前,关于形成性评价定义的分歧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形成性评价的主导者、形成性评价的计划性以及形成性评价的过程性。

1. 形成性评价:教师主导与学生主导

从现有的形成性评价的文献来看,大家对形成性评价认识上的分歧之一在于形成性评价究竟是由教师主导、针对教,还是由学生主导、针对学。许多对形成性评价的定义都从教的角度出发,强调评价对教学的影响。如 Learning Point Associates (2009) 认为形成性评价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教师使用各种工具和策略判断学生的知识水平,发现差距并规划未来教学以改进学习。Gareis (2007) 认为,形成性评价指任何用于教师发现学生学会了哪些内容、没有学会哪些内容的手段,其目的在于教与学,而不是评分。Stiggins (2002) 指出促学评价要求教师使用课堂评价过程以及评价过程所提供的信息,以促进学生的学习,而不仅是检查学生的学习状况。Tunstall 和 Gipps (1996) 认为,形成性评价是指教师使用对于学生知识或理解状况的判断,为教学过程提供反馈,决定教师是否需要重新解释任务或概念,进行进一步的练习,或直接进入下一个阶段。Harlen 和 James (1996) 尝试发展形成性评价的概念,旨在帮助教师有效使用教学过程中收集的学生信息。

以上所有定义都强调了教师的作用,认为评价控制权掌握在教师手中,是教师使用评价信息,做出关于下一步教与学的决定;学生在收集、阐释评价信息和接下来的教师干预中处于静态。换言之,学生在形成性评价过程中似乎是被动的,知识的学习和掌握是教师干预调整教学的结果。

当然,一些强调教师主动性的研究者在他们发展形成性评价概念的过程中也提到了学生的作用,如 Harlen (1996) 认为,形成性评价本质上是为教师和学生提供学生目前理解和技能发展状况的信息,以决定将来的前进方向。但是,学生在评价过程中的具体作用并不明确。如果形成性评价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学习,那么根据社会文化理论和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必须强调学生在理解、阐释、内化评价过程以及反馈中的作用。一些研究者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在形成性评价的概念化过程中,明确了形成性评价过程由学生和教师共同主导,强调了形成性评价是教师和/或学生使用的过程 (Popham 2008; Perie 等, 2007; CCSSO, 2008c;)。Wiliam (2011) 更明确地指出,在形成性评价的过程中,教